詩演義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詩演義卷五

明 梁寅 撰

齊國風

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故為大國漢志曰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工通魚鹽而人物輻湊管仲又設輕重之權以富國故齊人織作冰紈綺綉純麗之物號

為冠帶衣履天下至田齊時臨淄海岱之間為一都會其中具五民百工皆備焉

雞鳴

舊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傳曰此序得之但云哀公未有所考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三章皆賦也傳曰古之賢妃御于君所將旦必告君

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實非雞鳴也乃蒼蠅之聲耳其必存警畏不留於逸欲如此此所以為相成之道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此再告也謂東方既明朝既昌盛所當即起然非天明乃月明耳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此三告也蟲飛而薨薨然有聲天未明也豈不欲與

子同夢而安寢哉然羣臣朝者俟候之久將散而歸君起視朝寧早毋晏毋以子之故并以子為憎也

還

獵者相遇而稱譽之辭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三章皆賦也子之還兮褒美田獵所遇之人言其便捷也峱齊地山名肩與豜同三歲豕揖我謂我儇兮

儇亦便利也曰還者美所遇之人曰儇者所遇之人美自己其交相稱譽舊序所謂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益俗之不美皆上之所化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者年壯力强如木之茂也兩牡者兩獸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𤞤者氣力之盛也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者

言具善搏獸耳非有善道也

著

刺不親迎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三章皆賦也女之嫁者言壻俟我于著著者門屏之

間也充耳者以纊縣瑱所謂紞也尚之以瓊華言加

之以似玉之石即瑱也乎而語辭呂氏曰昏禮壻親

迎既奠鴈御輪乃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似玉之石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入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昏美石之色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升自兩階之時也

東方之日

淫奔之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彼姝者子言女之美也履我即兮隨我而相就
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闥即門也履我發兮言其行去也言淫奔之女日出
則躡我之跡而來月出則躡我之跡而去

東方未明

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以君之嚴急故東方未明而起太早乃顛倒其衣裳其如是者以君來名不可不早去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晞者明之始升也又日月之光氣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比也栁者柔脆之木折而插之以樊其蔬圃非難越者也而狂夫猶瞿瞿然不敢越之以比晨夜之限甚明君乃不能知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何耶

南山

齊襄公通於文姜是詩所以刺之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南山崔崔然而高比襄公之居君位也雄狐綏

綏然而求匹比其有淫泆之心也齊子者文姜既由
魯道以嫁矣又何必懷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
又從止

冠緌者冠必有纓纓必有緌益結纓頷下以固冠其
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葛屨必兩冠緌必雙以
比夫婦有定偶不可亂也文姜既用魯道以嫁襄公
又何從而通之乎

藝麻如之何横從其畆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
興也種麻者將如何哉必先從横耕治其田畆可也
取妻者將如何哉必先禀之于父母可也魯桓以父
母之命取妻矣又曷為使文姜得窮極其欲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析薪者破析其薪也既曰歸止既曰庸止既曰告止

既曰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正也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曷又鞠止曷又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莫之正也傳曰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文姜葢懷之從之齊襄之罪也窮極其欲者文姜之惡也

甫田

此詩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徒勞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三章皆賦也言無佃大田也佃大田而力不給則其

草驕驕然而張王矣無思遠人言思遠人而人不至
則心忉忉然而徒勞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言觀於少小之子婉孌可愛長髮之時兩髻如角及
其既冠突然而弁是則小之可大近之可遠但在于
循序而進不急近功爾

盧令

此與還之詩大意略同所以美田獵之人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盧田犬也如曰韓盧是也令令犬頷下環聲也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鋂者環之中又貫二環也說文鬈髮好也偲強力也獵人而謂之美其人非真仁人也亦猶邪人而自以為正人

小人而自以為君子爾

敝笱

刺文姜也莊公之時文姜屢往會齊襄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三章皆比也敝笱不能制大魚故魴鰥及鱮皆唯唯自縱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姜氏車馬僕從哆然遠

行屢會齊襄而無所愧恥也　按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其大盈車故詩注云鰥大魚也

載驅

刺文姜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章皆賦也薄薄疾驅之聲也簟者竹席茀者婦車之蔽朱者以漆和朱而飾車也鞹皮去毛者發夕離所宿之處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四驪者四馬同黑色也濟濟衆且美也濔濔轡垂而柔也豈弟樂易也言姜氏車馬之美人徒之多而從容自得其心懽愉無恥甚矣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汶水則湯湯然而盛行人則彭彭然而多齊子之行則翺翔自縱翺翔者猶曰招摇市過之見之者以為恥而已則不知恥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翺

遊遨猶翺翔也按凡譏刺之詩若此篇者最為分明

姜氏之惡彰彰詩人深刺之春秋屢書之姜氏既無

恥而莊公以國君之尊不能防閑其母何哉觀敝笱

載驅二詩不待猗嗟之刺而莊公之責不得以辭矣

猗嗟

舊序曰刺魯莊公也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

其母失子之道故齊人刺之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三章皆賦也猗嗟昌兮嘆美其盛也頎而長兮貌頎然而長也抑若揚兮或抑而俯或揚而仰皆有威儀也美目揚兮於目之動而見其美也巧趨蹌兮進退中規矩也射則臧兮射之精也傳曰極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云刺不能防閑其母者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

名者有美譽也清者目清明也儀既成兮言行禮至于卒事皆不失儀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射無不中也侯者張布而射之也正者射之的也或曰正本作鴊射之正象鳥之捷黠者禮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鵠亦小鳥也展我甥兮言誠為齊之甥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孌者狀貌之美也清者目之明揚者眉之美婉亦好貌舞則選兮選者數也言舞之善而為人所稱數也射則貫兮中而又能貫革也四矢反兮中皆復得其故處也　或問子可以制母乎趙匡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

魏國風

傳曰魏國本舜禹故都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之于衛也今按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蘇氏說然矣而詩中不言晉事者如葛屨汾沮洳或以譏刺其地之大夫非刺晉君也若以為魏故國之詩則國風多春秋時詩不應西周之詩獨存魏風也

葛屨

刺褊而儉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興也糾糾然寒涼之葛屨而可以履霜以興使始嫁之女縫裳也古禮取婦三月始廟見既廟見然後執婦功此稱女者蓋嫁而未廟見者也摻摻女手言纎纎之女手也要之使縫裳腰也襋之使縫衣領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好人謂主婦也提提安舒也宛然左辟凡辭讓必辟而居左言有威儀也象揥以象骨為摘髮之箆言此見其為貴家也以貴家而使女縫裳其心褊急是以刺之也

汾沮洳

刺貴者之儉不中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三章皆興也汾水名沮洳者下濕之地莫者野菜似柳葉厚且長有毛刺可為羮彼其之子指采莫者美無度言其美不可量也雖云美無度然身親賤事儉嗇之過殊不類乎貴人也公路掌公之路車者然意其為貴者之美稱耳未必真為是官公行公族亦然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汾一方言在汾水之傍也采桑葢以供蠶者美如英
如花之萼也公行掌兵車之行列者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藚似車前草謂之水舄寸寸有節
園有桃
自言其心之憂而人莫知之之辭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葢亦勿思

興也園中有桃實可充殽而人未知之以興我心之憂人亦莫能知也歌謡者憂之無奈以散其憂也其不知我者謂我乃士無所事而驕樂故歌且謡葢不知者皆小民也為士而憂乃憂國而彼小民者宜其不知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葢曰彼之為政者是矣而子乃憂其不然獨何為哉其誰知之葢亦勿思傳

曰彼之非我特未之思爾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
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者小棘叢生其實亦可食聊以行國言遊行國中
可寫其憂也士也罔極言士之放浪遊戲無窮極也
陟岵

孝子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尚慎旃哉由來無止

三章皆賦也行役之時去家既遠乃登山之無草木者以望父之所在父曰嗟予子行役此下四句皆託為父之言也想父之在家必曰嗟我子之行役自蚤至夜無有止息勞苦甚矣尚願慎之苟無罪犯尚可以歸來而不止留於外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尚慎旃哉由來無棄

屺山之有草木者棄謂棄親而歸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尚慎旃哉由來無死

岡山脊也必偕者與其儕輩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十畝之間

賢者不樂仕思與其友歸于農圃也

十畆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畆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畆場圃之地也閑閑泄泄皆自得之意行者將也此葢仕早禄薄之人雖有去意而未能即去故言將還也

伐檀

美君子隱居之志也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三章皆興而賦也伐檀將以爲車而置之河干乃不爲用以興君子有道而不仕也不稼不穡以下四句託爲君子之自言益曰于稼也而不種于穡也而不收何以有禾三百廛之多于狩獵也而不身親之何以瞻而庭有縣獸貆者貉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又

詩人稱美之辭言彼君子者誠能不素餐矣素餐者無功而食祿也

坎坎伐輻兮置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伐輻者伐木以為車之輻也清且直者水清而又不瀠廻也億十萬也特者三歲獸

坎坎伐輪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輪伐木以爲車之輪也淪者小風水成文如輪之轉也囷圓倉鶉鵪鶉也熟食曰飧

碩鼠

民困于貪殘之政而思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三章皆比也碩鼠之食粟比有司之重斂三歲貫女
言歲歲恣其求取不敢違拒故習貫以為常也莫我
肯顧不顧念我之貧困也樂土者無苛政之處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猶伸也得以伸我之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莫我肯勞不能慰勞我也誰之永號無復號呼以訴苦也

詩演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六

明　梁寅　撰

唐國風

周成王以帝堯舊都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居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仍始封之舊號也

蟋蟀

唐俗勤儉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為樂故賦是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三章皆賦也蟋蟀促織也聿遂也日月其除除除去也言日月將舍我而去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言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職

之所居者其可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瞿瞿者却顧之貌言雖好樂而不至荒躭當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乃不至於危亡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歲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逝邁皆去也職思其外言不徒思其職之當為又當思諸餘之事而豫備之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役車其休歲晚則役車皆休息也役車者謂之棧車
其制甲小庶人行役所用與乘車不同日月其慆慆
者過也言日月虛過也職思其憂人能思當憂之事
則不至於憂也休休安閒也其瞿瞿也其蹶蹶也始
而勤也其休休也終於逸也

山有樞

此詩蓋以答前篇之意而解憂也

山有樞音歐又音樗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三章皆興也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以興富貴之家則有車馬也樞刺榆也榆白榆也弗曳弗婁曳拖也婁亦曳也弗馳弗驅走馬者馳也策馬者驅也宛坐見貌它人是愉言它人以其所有以為愉悅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樞也樹類漆杻似棣官園種之名曰萬歲葉似杏而尖其色白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其材可爲弓弩幹及車輞洒掃廷內撾鐘考鼓必大燕者爲之儉嗇者不設燕故廷內不洒掃鐘鼓不考擊也保者居而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勸之以酒食歡宴也故曰且以喜樂言可消憂也又

曰且以永日言宴樂則不覺日之長也他人入室其
所有皆他人之物也

揚之水

晉昭公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
强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此詩者國人所作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三章皆比也揚之水水之散流而緩弱也以比晉之

衣白石鑿鑿之巉巖而高也以比沃之盛素衣朱襮襮領縁也是乃諸侯之服言桓叔將為諸侯故國人將從之于沃也從之而既見云何而不歡樂乎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朱繡以朱而繡其領云何其憂無所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水清而石見分明也有命謂將受命于王以為

諸侯也不敢以告人欲其事之成故為之隱也

椒聊

舊序謂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
子孫將有晉國傳曰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二章皆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其實味辛而香烈聊
語助也盈升椒實之多盈于十合之升也碩大無朋

言其盛大無與比也且語辭遠條條之遠則實益多
也此贊美之辭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且
兩手捧之曰匊
綢繆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昏姻之禮者人
為賦之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三章皆興也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言束薪者必纏綿之繫然後可負荷而建辰之月心之三星又昏見于天之東以興今夕何夕而乃見此良人乎子兮子兮指婦言之也如此良人何言何以當此賢夫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芻者草也隅者東南隅也子兮子兮指夫婦言之也

如此邂逅何言何以有此良會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楚者荆屬亦以為薪也子兮子兮指夫言之也如此

粲者何言何以當此賢婦也

杕杜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二章皆興也有特生之杜本孤立也而其葉湑湑然蕃盛以興人之孤立者不可無助也我之獨行踽踽然豈無他人乎然不如我同氣之兄弟也既無兄弟矣嗟行路之人何不比輔于我乎見人之無兄弟所當閔者何不助我乎佽者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睘睘猶踽踽言無所依也

羔裘

傳曰此詩不知所謂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羔裘而以豹飾其褎乃卿大夫之服也居居究

究爾雅曰惡也毛鄭亦然傳以為未詳今觀二章下

二句疑為美其大夫之辭言豈無他人之可從乎維子與我為故舊也維子與我相親好也若然則居居究究乃美辭非惡也

鴇羽

民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三章皆比也鴇似鴈而大無後趾疏云鴇連趾性不

樹止樹止則為苦栩者柞櫟也其子為皂斗其殼可染皂苞叢生也鴇性不木栖今乃集于叢生之栩以比民性惡勞苦今乃久從征役也王事靡盬盬攻緻也言靡盬者事不完也謂之王事侯國之民供天子之役也曷其有所言何時使我有定所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苞棘者叢生之棘尤非所安者曷其有極言無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行言其成行列也稻者南方稻米水生而色白粱似粟而大爾雅翼云今人多種粟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少有常復常所也

無衣

史記云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賂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于諸侯此詩葢述其請命之意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七七者侯伯七命之服也六者天子之卿六命之服也言不得七命之服則但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可也唐之方鎮請旌節于朝曰旌節吾自有之但重長安本色耳武公之意亦然故曰我豈無二章六章之服乎但不如天子命服之為重也安且吉謂無後患安且燠謂安榮如挾纊也請命天子而曰

豈無衣又曰不如子之衣其辭悖慢甚矣夫簒逆者必誅而至貪貨賂不加天討反錫命之乾綱之弗舉王靈之不振誰之咎與

有杕之杜

為此詩者有好賢之心而恐不足以致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杕杜生于道左本可以蔭行人而其蔭薄少我

雖有好賢之心而力寡薄彼君子者安肯適我乎噬

發語辭夫賢者非為飲食而至也而人之好賢者非

飲食無以寓其誠敬故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好

賢若是是亦可謂賢者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道周者道之周繞而曲處也

葛生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思而賦之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也似栝樓葉盛而細言葛之生則蒙蔽于

荆楚矣蘞之盛則延蔓于野中矣彼物各有依託而

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能相與而塊然獨處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地之界限也獨息獨居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以角為枕粲然而鮮美以錦為衾爛然其文乎
何夫之不在而獨處至旦乎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于是為甚生不得同居以
相娱死猶願同葬以畢志此以見婦人之從一而終
無他心也其居其室皆謂墳墓也

采苓

刺聽讒之詩

釆苓釆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興也苓藥草也其為苓者非為蒼耳為甘草為茯苓為朽木之菌皆曰苓也釆苓者必求之于僻遠之地故因之起興以為凡聽人言必加審察不可輕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謂姑舍置之未可遽以為然也人之為言胡得焉謂泛泛之言未必皆得其實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者苦菜也苟亦無與不可輕于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蔓菁也
秦國風
秦本伯益之後有中潏者居西戎七世孫曰非子爲

周孝王養馬而蕃息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宣王時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討西戎不克而見殺及犬戎殺幽王仲之孫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于洛邑有功王封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地八百里至玄孫德公乃徙于雍　愚嘗論之曰平王之封秦襄可也而使之逐戎即有岐豐之則非也豐鎬者周所興之地先王之宗廟在是非可棄者而王乃棄之一失也天子之封諸侯也有其制

諸侯有功而寵錫之也有其典今予以八百里大地遣王制而悖典禮二失也西都之地阻山帶河其民重厚而質直雄勇而剛毅乃不能保有其民以四征不靖三失也平王誠能有少康之志總率東諸侯以討犬戎彼秦者固當盡力何患乎戎翟戎翟既逐據形勝之地以控制六合而夷夏咸服矣平王不能然而周由是以衰秦由是以興嗚呼是三失者豈小失也哉

車鄰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也白顛白額馬君子謂秦君寺人之令欲見君者必使內小臣通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興也山坡曰阪有漆有栗無所取義但以秦地所有
隨見而發興也鼓瑟歡之為樂也八十曰耋逝者其
耋言日月之逝而老將至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
簧者笙中金葉也
駟驖
美秦君田狩之辭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三章皆賦也說文驖馬赤黑色六轡者謂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于觖故在手者六轡也媚子君所愛之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時辰牡言虞人奉是當時之獸以待射也物之可食四時異宜故曰辰牡公曰左之射必中其左然後為中殺也舍拔則獲發矢無不中也拔謂箭括箭之

築弦處也

遊于北園駟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獫音歛去聲驕音枵

春秋傳曰鄭有原圃秦有具囿 北園豈即具囿歟四馬既閑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輶輕也鑣馬銜鐵也銜外有鈴聲和如鸞故曰鸞鑣載獫歇驕獫也歇也驕也皆田犬之名歇一作猲驕一作獢獫長喙者歇驕短喙者以車載犬蓋行遠必休其足力也

小戎

襄公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以征西戎故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沃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三章皆賦也兵車曰小戎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大車之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軫四尺四寸比大車為淺故曰俴

收也五楘梁輈楘者文章歷録然之皃梁輈蓋從前軫以前屈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横于輈下而輈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又以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歴録然也輈長一丈四尺四寸亦謂之⿰車隶游環脅驅游環者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游移前卻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于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内

入也陰靷鋈續陰者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横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曰陰也靷者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有續靷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也黄公紹曰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寸軓居輪之中實得其半孔疏以軓為轍非也文茵暢轂文茵如虎皮褥是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内受軸者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二寸故曰暢轂暢者長也駕我騏馵騏者馬蒼艾色文如博綦馬馵者馬

左足白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美其夫之辭也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之俗以板為屋想夫之遠征在于板屋亂我心思之委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騏騮是中以赤馬黑鬛者為兩服也騧驪是驂以馬之黃與黑者為兩驂也龍盾之合盾即干所以扞身者畫為龍文以二合載車上備缺壞也鋈以觼軜觼

乃環之有舌者軜者驂内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
故曰觼軜亦鋈白金以為飾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言未知歸在何時何念之切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
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俴駟孔羣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孔羣甚和也厹
矛鋈錞厹矛三隅矛也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錞
者平底也蒙伐有苑伐者盾之别名苑者文貌乃畫

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韔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二弓顛倒安置于韔中也竹閉緄縢閉者弓檠也以竹為之緄者繩也縢者約也以繩約其閉于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思之無已寢興弗釋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末二句皆義其夫之情統觀三章所云雖為婦人所自言然其言制器之詳密豈婦人能之葢亦工于言者設為婦人之辭耳

兼葭

此君子有所思念而作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又疑當為興蒹葭既蒼蒼而老色白露既寒而為露此晚秋時也所謂伊人猶言彼人指所思者也在水一方望之隔水也遡洄者逆流也逆流而上則道路阻修遡遊者順流也順流而下又在於水中言見其人之難也此詩雖不知何所指然其辭可誦後

人之詩多摹此意固不必求其為何人而作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湄者水草交也躋者崎嶇而難升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浥露而光采也右者不相值而出其右也沚亦
小渚

終南

秦人美其君之辭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二章皆興也言終南山果何所有乎有木曰條者焉又有曰梅者焉條者郭璞曰山楸也因二木而人往言秦君至此山之下以錦為衣以狐為裘而其顏如渥丹則稱其為君也哉渥丹者容色紅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
紀者山之廉角也堂者山之寛平處也黻衣者衣之
文如亞又如兩已相戾乃畫之者而裳則繡之者佩
玉將將美其儀也壽考不忘顧其壽也
黄鳥
秦穆公卒遺令以人從死康公狥父之亂命於是從
死者衆而子車氏之三良與焉國人哀而賦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三章皆興也子車奄息子車氏之子名奄息也百夫之特傑出于百夫之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廹而納之壙中是以惴惴然恐懼也殲殺也人百其身謂可贖則雖百人贖一人亦可益深痛惜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仲行亦名也百夫之防一人可以防禦百人也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鍼虎亦名也防禦猶防也夫秦之以人從死始于武
公戎狄之俗也穆公慕聖賢者而亦若是乎康公從

父之亂命父子之罪固均也時無明王又無賢伯莫之能討觀詩之所刺世之變能不悲乎

晨風

婦人以夫而賦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三章皆興也晨風鸇也又謂之鷂陸璣云黃色燕領

擊鳩鴿燕雀食之向風摇摇而飛疾鴥者疾飛貌欽

欽憂而不忘也傳曰此與扊扅之歌同意秦俗然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苞櫟者發生之櫟六駮者梓榆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苞棣者發生之棣也棣有二曰唐棣者赤棣也一名移論語言唐棣之華是也曰常棣者白棣也一名玉

李詩言常棣之華及維常之華是也檖赤羅也其文細密如羅子似梨小酢可食

無衣

秦民好攻戰故於平居而賦以見志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民于平居而相語若將征行豈可曰無衣乎我之有袍與爾同衣之天子有命而興師則當修我之戈矛與爾同討仇讎也仇讎若西戎是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者裏衣近膚而垢澤也戟者車上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傳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
見于詩者如此然岐豐之地文王以興二南之化如
彼其忠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已悍然有
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
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

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其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也

渭陽

秦康公送舅氏晉文公也舅序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文公方歸晉恐有拒之者故穆公既以兵送之康公

亦贈以車馬所以資助之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贈以玉佩見悠悠之思非虛言所以表其相厚之實意也母既歿矣而敬其舅氏禮意兼重此所以念母也此所以為孝也

權輿

秦君待賢之禮始勤而終怠故賢者賦此

于我乎厦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厦屋渠渠居之安樂也乃勤于始也每食無餘食之不足也乃怠于終也不承權輿言不能繼其始也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凡事之始曰權輿

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每食四簋言飲食豐厚也前日每食無餘此日每食不飽惟其無餘是以不飽此與楚王戊醴酒不設同再嗟嘆言之當時之養賢者能不愧乎

詩演義卷六

詩演義卷七

明　梁寅　撰

陳國風

陳帝舜之後周武王時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宛丘之側與黄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云

宛丘

刺遊蕩之人也

子之蕩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三章皆賦也言遊蕩之子在于宛丘之上維其逍遥自得有以快情而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鷺羽舞者所執也鼓之舞之所謂巫風也故說詩者以為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是則其所由來者固久矣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缶瓦盎也乃盛酒之器擊之以節樂翿者翳也舞者持以自蔽也

東門之枌

男女會聚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三章皆賦也枌白楡也皂斗也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明言其氏蓋亦貴女而乃爲女巫舞于枌楡之下

可恥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差擇吉日也棄婦之業而舞于市縱恣之甚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越以鬷邁鬷者衆也于是以衆人俱行也荍名芘芣又名蜀葵花似五銖錢粉紅有紫紋視爾如荍美其色也貽一握之椒感其意也

衡門

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者橫木為門居之小者衡門之下而可以棲遲則不必高廣之厦然後安泌水之洋洋可以翫樂而忘飢則不必肥甘之奉然後飽果何待于外而何求于人哉泌者泉水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比也齊女姜姓宋女子姓言日食而無飢斯可矣而必河之魴必河之鯉則唯美味之耆非安分者也取妻而為養斯可矣而必齊之姜必宋之子則唯美色之好非尚德者也人而若此未免于厭貧賤貪富貴而賢者之心豈如是哉

東門之池

男女會遇之詩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

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麻紵可績以為布菅似茅而柔韌可以為索及織屨見人以三物浸于城下之池故因以起興思與淑女會遇也或曰此但為男悅女之辭非必會遇也

東門之楊

男女期會有負約而不至者故賦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興也楊柳枝楊楊起者牂牂肺肺葉之盛也明星者啟明星也常先日而出昏以為期而至於將旦蓋女之負約也

墓門

刺不良之人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而荊棘生焉以興其人之不良
國人皆知之既皆知之而不能改悔則其穢惡也益
自昔而然矣斯人也益所謂末如之何者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
倒思予
鴞者鴟鴞惡聲之鳥歌以訊之言不良之人歌其惡
而訊問庶知愧也訊之而不我顧則必至顛倒狼狽
于斯之時當思我之言矣其曰夫也不良序以為刺

陳佗未知然否今但取其懲惡爾不必求其人也

防有鵲巢

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防者人所築以捍水邛者丘也亦或地名旨者美也苕者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如蒺藜嫩可生食以鵲巢旨苕起興言誰侜張予所美之人乎乃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侜張者猶誑言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之類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恐懼意
月出
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三章皆興也懰猶僚也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夭紹糾緊之意慘亦猶悄也

株林

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朝夕不休息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二章皆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姬子徵舒字也兩

曰從夏南者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

詩人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我國人我君也說舍也言我君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往來不息可憂之甚矣

澤陂

刺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三章皆興也蒲質柔荷色美興男女之相悅也此有美之一人不能以禮自防使君子見而傷風俗之敗曰泗鼻涕一時俱下如滂沱然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蕑見鄭風卷好貌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菡萏荷華之未發者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言久以不能寢見憂思之無已也

檜國風

檜妘姓之國祝融之後鄭桓公滅之遷國於是今鄭州其地也　蘇氏曰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為衛也

羔裘

舅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憂之此

臆度爾詩言羔裘如膏則曰潔其衣服詩言逍遥翺翔則曰逍遥遊宴非有所據也以為鄭人作之或者為懷賢之詩與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三章皆賦也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皆貴者之盛服也衣狐裘以朝君狐裘又美于羔裘也忉忉憂勞也其曰豈不爾思亦若懷仰而不得見之意耳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翺翔猶逍遥亦有從容自得之意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有曜言裘之鮮美如脂之漬而光曜也

素冠

賢者病喪禮之廢苟有能行喪禮者則願見之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三章皆賦也庶冀也幸也又庶幾也言有居喪素冠之人則庶幾見之棘者急也其與亟革字異而義同記曰喪事欲其總總爾蓋居喪者有急遽之狀無維容之意故曰棘人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貌似不見其

人而至于憂勞蓋傷夫俗之薄而禮之廢深欲得見復古之君子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衣謂緣服也與子同歸猶言微斯人吾誰與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蔽膝也韠本以皮此言素韠則亦為衰之布而已蔽膝之制如一巾下廣二尺上廣一尺蓋古者以席畢亞前臨俎豆為此以備濡漬也冠衣韠皆備喪禮之備可知與子如一言彼此之心如一也

隰有萇楚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舊序以爲疾其君之淫恣者蓋誤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三章皆賦也隰者地之下濕處萇楚銚弋也今謂之羊桃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赤紫色子如小麥猗儺柔弱夭少好貌沃沃光澤也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君與有司之失也而託草木以爲言其辭微婉不斥其固忠厚之意亦免禍之道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民之困于徵歛以有家也無家則無累矣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室即家也

匪風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是詩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偈車疾之貌周道適周之路也言常時見風之驟發車之疾驅則

中心驚怛不能自安今非風之驟發也非車之疾驅也但適周之路在乎目

中昔也使國朝王皆由此道今也王室衰微莫能往朝木必有本水必有

源本源之思閔其無人是以不免乎怛傷悲閔之意形乎顧瞻之間斯人之賢可知矣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嘌者車摇而不安也或曰車聲也弔傷悼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釜即鍑也鬵即甑也託興乎亨魚言但有尊王室之人則思見之故曰誰能亨魚乎我則為之溉釜與鬵矣誰能西歸乎我則懷之以好音矣懷者猶懷諸侯懷遠人言懷來之也好音美言也以美言獎勸其人使其尊王之心不至乎怠也

曹國風

曹乃武王弟振鐸之所封在兗州陶丘之北今曹州即其地也

蜉蝣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作詩以刺之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三章皆比也蜉蝣一名渠畧有甲之虫朝生莫死似蜣蜋而小身狹而長有角叢生糞中甲下有翅能飛蜣蜋者轉糞土為丸久與比異也衣裳楚楚言其人之衣裳鮮潔如蜉蝣之羽也于我歸處言其美服奢麗終至窶貧故為我之累歸我則當有以處之也舊序以為刺其君其言歸我似為

親屬耳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采采言服之華采如蜉蝣之翼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掘閱未詳或曰以其出于糞土而鮮潔可觀也麻衣如雪

布精好而白也說讀曰稅言稅駕而舍止也

候人

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故刺之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候人者道路迎送賓客之官然此曰候人者非專為迎送乃多其徒衆而逸遊驅馳爾戈如戟而橫安刃故有兩刃其柄長六尺六寸盖戈戟皆有枝兵而戈乃單枝戟則雙枝也祋即殳也柄長丈二而無刃其莖八稜主以擊人者彼其之子其者語辭之子指小人也三百赤芾芾與韍同即蔽膝赤芾之人至于三百之多言惡徒衆也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故舊序以此詩為刺曹共公亦或然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似鳧而小其膏可以瑩刃一名淘河食魚不濡其翼言飽而在漁梁其翼不濕也不稱其服無德而服飾華美為不稱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不遂其媾如此之人不稱君之恩寵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貌朝隮雲氣當曉而升騰也草木

深暗山雲蔽翳皆以譬小人衆多而氣勢翕聚也婉孌少好貌季女少好不免飢餒譬賢人之屏棄也

鳲鳩

詩人美君子用心之專壹舊序以爲刺詩者誤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四章皆興也鳲鳩之名多曰鴶鵴曰戴勝曰布穀以爲戴勝者頭上毛花如幡勝故月令注以爲織紝之

鳥謂當春而勸婦織紝也以為布谷者言其勸農布
種也在桑者月令云戴勝降於桑其子七言其子多母
飼之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其儀一心如
結言君子之威儀專壹于外無所差失有其心存于
內而誠敬無間也如結者如固結而不解也因鳲鳩
起興以美君子之德凡德之形于外莫非有諸中者
以為之本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子在梅者母在桑而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其帶伊絲帶謂大帶即紳之下垂者伊語辭也其弁伊騏皮弁而青黑如騏馬之色也此言君子容飾之盛異于不稱其服者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棘者有刺之木不忒者言威儀中適也正是四國有

威儀者必有德足以化民故能正四方之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木名實如小栗國人四國之人也胡不萬年祝辭也君子能以德而正人之不正則宜享遐壽也

下泉

舊序曰思治也是時王室衰微天下無王小國困敝故曹之賢者悲憂感嘆思周之盛王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四章皆興而比也冽水之清而寒者下泉泉之流而下者浸彼苞稂苞叢生也稂者童梁乃莠屬言寒泉下流尚能潤物故因之起興以見王靈不振而澤不及下也愾我寤歎愾太息也寤者寐覺而有言也念彼周京思念周之京師而願見明王之興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者蒿也莖麤科生可作燭有香氣祭祀爇之京周

即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蓍筮草史記云蓍千歲則一本百莖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芃美盛也膏潤也四國有王言四方之國皆知尊王也郇伯文王之弟封郇而伯爵也勞之言能勞來諸侯之來朝者也此詩先曰苞稂無用之物也次曰苞蕭苞蓍則有用矣終以黍言之則民食所賴其用

尤切若曰黍苗之盛而得時雨之潤則成熟可望四國知有王而郇伯能勞來之則王道可行矣傳言郇侯為周伯而傷今無其人考之經傳周之盛時郇侯未嘗為方伯無事可見葢郇伯乃王朝大夫如凡伯原伯之儔作詩之時王臣有郇伯者稱賢故詩人望其能興王室也此以見其思治之切也

詩演義卷七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高境